

《科技與在地文化發展導論》

第一章

淺談台灣科技發展現況

如果說這座城市裡有一個最適合拍浪漫喜劇的地方，那肯定就是這座夾在米蘭新居、典藏與艾靈頓莊園三大社區中間的小公園了。每天下午五點是這場景最精彩的時刻，住在平均七十坪，有著整齊草坪的白房子裡年輕美麗的媽媽們，會帶著外傭、推著娃娃車到公園裡聊天。大一點的孩子則穿戴全套裝備，在公園裡騎腳踏車繞圈子。那是一座有全白噴水池、歐風石板路與每一種叫不出名字的奇異花草的美麗公園。據說完全依照發展協會理事長夫人在巴黎最愛的盧森堡公園縮小重建。要不是花園中間那面又白又亮，用 Times New Roman 刻著 Taiwan New Science Park 的大理石碑，真讓人誤以為闖入了異國花園。

公園北面的大門，這時正飄著剛出爐的麵包香氣。再過半小時這家重新開張的法式麵包店就要被剛放學的中學生塞滿，男男女女都穿著帥氣挺拔的鼠灰色西裝外套，胸口繡著一片圓形網格的徽章——那是這所私立中學的校徽，一片熱騰騰剛出廠的晶圓。據說在那次傳奇性的經濟大恐慌中，半導體廠薪水發不出來就是發晶圓。是的，這裡就像充滿冒險故事的蠻荒大西部，一磚一瓦都是靠這些黃澄澄的金礦發展起來的。不過就是故事的主角從亡命天涯的牛仔變成資深科技宅與他們的腳踏車罷了。然而，在這群英俊貌美，不時中英夾雜地嬉鬧著的青少年中，大概一眼就能看出我們故事的主角。正如你所期待的，她俐落的短髮剛好露出一對黑色骷髏耳環，長袖制服的袖子捲到上臂，兩隻手臂空晃著顯得更加細瘦。書包上的反光條被用美工刀割掉，下擺變成一排流蘇狀的破布，布面上的晶圓校徽被鮮紅的電工膠帶貼成反戰的標誌。銳利的雙眼在這群青少年中顯得格格不入。我們姑且就先叫她少女 A 吧。

少女 A 是這所學校高中二年級的學生。這是一所由舊市區望子成龍的中產階級父母、半導體產業歸國學人與園區新貴工程師的子女們共同組成的學校。少女 A 的母親是附近大學的數學系教授，父親是園區工程師。他們的組合完美演示了兩大新興勢力，在這座興起中的城市攜手合作的現況。偏偏少女 A，這產學合作的產物，完全沒有遺傳一點理性科學的基因。相反地，她就是讓人頭痛的新興世代所有刻板印象的化身：痛恨體制、反對全球化、主張分配正義、只靠有機菸草、公平貿易咖啡跟一隻流浪黑貓就能在城市邊緣生存的波希米亞後裔。她恨透這所學校，更精確地說這座園區變態的組成。在這裡赤裸的階級正用一種已經被社會人類學家描述過無數次，了無新意的方式生長著。每次看到那些圍繞在王子公主身邊打轉的中產階級子女，她都忍不住為他們長出一對家庭小精靈的尖耳朵。更別提那些讓人作嘔的大人們，她時常想，這些科技公司也真不夠貼心。應該像

Costco 一樣發給太太和孩子們一人一張名片的副卡，這樣他們在家長會上找人聊天的時候就方便多了。

總之，或許是特別早熟，又或受夠這些同學的庸俗，少女 A 從小就跟這群人保持距離。她總在放學後到母親的實驗室寫功課，有時跟那些研究生一起打電動。雖然他們不過就是一群數學宅跟媽寶，但她總覺得跟他們相處起來輕鬆多了。從她的高中到母親的學校要穿過這座公園再走兩個街區，她總會在這條街上買些點心再去。但今天她卻完全沒有心情吃東西，一想到書包裡沉甸甸的石膏像就覺得胃痛。那是這所高中實踐西方美學教育的傳統之一：每學期的美術課中，都要自己雕一座石膏像。主題不限，從美術教室必備的希臘式頭像到現代抽象藝術作品都有人嘗試。但顯然老師並不欣賞她的創意。她還記得下午被叫到辦公室訓話的時候，一向溫柔氣質的美術老師，竟也藏不住怒火向她大吼，堅持要家長帶著她的作品來學校跟老師好好「溝通」，不然絕對讓她美術零分留級一年。在這裡，家長當然指的就是少女 A 包辦萬事的母親。就算她對那些傳統的母性價值再怎麼不以為然，她仍無法否認母親是個全能的現代女性。從家事雜務到婆家關係都趨近完美，更別提她在學術上的成就，要不是為人妻母的身分她絕對已經在學界發光發熱。當然，母親對她的栽培與管教也是一般人難以想像的嚴厲。老實說要不是這樣，大概也沒有甚麼事情會讓她這麼擔心。畢竟除了數學她在班上的成績可是名列前茅，上了高二分組後更是遙遙領先。平常上課睡覺打混，老師也對她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更別提她的數學老師還是母親以前在所上的老同事，就算她本人堅持反對一切形式的身份特權，但對此她寧可視為讓自己遠離體制禁錮的必要之惡。畢竟那些頭痛難解的三角習題跟她的未來能有甚麼關係呢？

第二章

甚麼是文化？現代社會的暗藏符碼

從這個禮拜開始，她每天都直接回家。母親看了她的石膏像，一句話也沒說，走進書房打了通一個半小時的電話。結果她從此多了一個每天陪她唸書的家教。表面上的原因是為了準備剩下不到一年的升學考試，但其實就是母親答應老師派個優秀青年來感化她。老實說母親實驗室裡的這些優秀青年她也看多了，大部分都是這所學校血統純正的校友：有著完美學歷，散發上進無害的書卷氣質。她當然也知道如何對付他們，又或者說如何進行一場各蒙其利的合作。所以她一點也不緊張，反而對老師竟然如此輕易放過她感到驚訝。才剛進房間，她就聽到樓下的交談聲。一個邪惡的念頭閃過她的腦海，她將那座惹禍的石膏像拿出來擺在書桌中央。然後若無其事地翻著她那簡直全新的數學講義。不到五分鐘，響起了上樓的腳步聲。

開門的是一個武士頭、戴圓框眼鏡的高瘦男子，碎花襯衫和窄褲讓他看起來

更加高瘦。但真正讓少女 A 眼睛一亮的是他的左手腕上搶眼的安那其刺青。安那其男看著書桌上那根手工粗糙、巨大寫實，還爆出青筋的陽具石膏像笑了出來。「看你媽嚇成那樣，原來就是因為它啊。」一面將那根名為「科學精神」的石膏像拿起來仔細端詳。少女 A 沒料到他會如此反應，一時間覺得有些尷尬。他從深綠色的「農用」包裡掏出一疊計算紙，坐在少女 A 旁邊，在紙上畫了一條筆直的數線並標上大大的零與一。「你的『科學精神』如果是一，是陽剛、主宰這個社會運作的...」，「這個父權社會」，少女 A 打斷他。「對，這個父權社會(Patriarchal society)運作的主流。那哲學思考就是象徵生命起源(origin)的零。而數學是遊走在零與一之間的空間。」安那其男用鉛筆在數線上畫上密密麻麻的點，「這個空間裡蘊含(cultivate)無限的自由，他可以無限靠近這個宇宙(cosmos)最基原(fundamental)的問題，也可以走向推動文明進步的科學應用。相信我，數學會是你介入(interfere)這個世界時，最強大的武器。」安那其男有一雙憂鬱的眼睛，一雙神秘地干擾你理解那些話中深意的眼睛。所有自動被加上雙語翻譯的語彙無比自然地從他富有磁性的嗓音中，跳出來重組成閃閃發光的句子。在她還沒來的及發現前，少女 A 早已陷入她從來就不屑一顧的 Cliché 劇情中。

安那其男在每個禮拜的家教課上和她討論文學、哲學、社會學，和那些與他的古著長襪極度搭配的話題。從他那裡，少女 A 第一次聽到了「後殖民無產階級鬥爭」或是「現代國家民族主義中的抒情傳統」，這些名詞從他口中冒出來，簡直像一首詩裡稜角分明的音節。再加上「脈絡」與「意識」的韻腳，他就像那些印在 T-shirt 上性感的革命詩人。她開始期待與安那其男每天短暫的相處，她覺得自己得到了一種全新的觀看方式。他們偶爾也激烈地為那些遙遠的戰役爭辯，他總嫌她太過悲觀，而她則為自己的抽離感到驕傲。儘管如此少女 A 知道自己正以某種前所未見的方式蛻變著。她開始積極地擁抱那些價值，儘管這讓她悉心武裝的脆弱破綻百出。他帶她認識了一群搞運動的夥伴，參加讀書會與沾著廉價油墨味的地下學報。在狹小潮濕的社辦用從實驗室偷出來的投影機放盜版藝術電影。她第一次感受到如此強烈的歸屬。她的數學仍然在平均上下打轉，課後母親仍會把她支開，單獨與安那其男討論她的學習狀況。儘管如此，她能夠感覺到母親逐漸溫柔的眼神。少女 A 發覺自己正將對世界的憤怒轉化為全新形式的能量，她得到了一種形上的解放與自由。

第三章

科技發展中的道德兩難

據說許多人在面對至親好友的意外死亡時，會經歷一段異常冷靜的時期。他們像後知後覺的占卜師一樣，召喚意外發生的跡象，回到現場仔細推敲每個細微的表情與身體的徵兆。回想上個月回診時醫師的指示，死命找出那張被壓在五斗櫃底的處方籤與健檢報告。有些人會找來律師一起推敲其中是否有一絲醫療訴訟

的可能，有些人純粹試圖了解悲劇如何發生。他們大多能夠冷靜持定地梳理事件的經過，甚至在超脫的回溯之旅中發現一些不可告人的祕密。

此時少女 A 就在經歷這個時期。從她意外撞見母親與安那其男在那家隱密的咖啡店熱吻的那天起，她像監看錄影畫面那樣仔細地回溯他倆的課後討論中，眼神流動的暗語。就像他在檢討考卷時對她說的：「知道答案後，一切就很明顯了。」她像是變態的跟蹤狂一樣，翹掉每天的第八節課，坐在咖啡店外的露天桌椅觀察他們幽會。相較於她那短暫的戀情，真正引起她的興趣的是母親的轉變。在那家咖啡店的老式卡座裡，她不再是那個嚴肅而保守的數學教授，而是《戀人絮語》中那樣稱職的愛人。少女 A 從來沒有注意到母親那雙優雅而柔軟的手腕，隨著她就算聽不見也能讀出的愛語比劃。時而攪弄杯裡的咖啡，再輕疊在愛人溫暖的手中。或許少女 A 還處在驚愕與超脫的階段，相較於嫉妒，她感受到的是一種背叛。如果仔細地分析她此刻的情緒，我們會驚訝地發現她的憤怒與父親一點關係都沒有。事實上她與父親在幾年前就停止一切形式的交談了。相較於母親的易感，少女 A 的父親與她完全是兩個世界的人，而且兩人顯然都覺得沒有勉強互相了解的必要。此刻讓她難以原諒的，正是母親竟拋下她，澈底的背叛了一直以讓她們受困的，枯燥煩悶的家庭生活。我們可以大膽地預測，或許二十年之後，就算無法原諒母親，少女 A 絕對能夠理解女人面臨婚姻困境時的沮喪與無助。但現在她只想著如何結束這場荒謬的鬧劇，她絕不允許任何人輕易逃脫這樣的道德兩難。

少女開始努力暗示父親，在他忙著改裝那台從來只在家裡公司往返的腳踏車的同時，母親正在空無一人的研究室裡和全世界最性感的男大生實踐諸如「存在與本質」這類需要深入探索的哲學問題。她開始在假日央求父親開車載他們去各種陽光明媚的郊野，進行那些她以往絕不參加的半日輕旅行。她拉著他們吃遍這座城市最隱蔽的角落裡，那些有著浪漫爵士鋼琴的晚餐。最惡毒的一次，她在週日下午帶他們到那家偷情咖啡店，她永遠忘不了母親狼狽地閃避服務生狐疑眼神的樣子。一開始她還能從母親的罪惡感中，得到復仇的快感。但漸漸地，她發現安那其男上課時不再那麼有趣了。他閃閃發亮的眼神變得平庸，他們越來越少討論課堂之外的事。終於那天課後的密室討論傳出了激烈的爭吵，她從沒見過安那其男那樣失魂的樣子。外面下著大雨，她撐傘送他到巷口騎車，一邊和他討論讀書會在讀的《第二性》，但他顯然一點心情也沒有。「妳知道嗎，其實妳可以不用這樣」，安那其男冷冷地對她說：「承認吧，我們對於女性在婚姻裡的困境一點都不關心，只是可悲地渴望一點精神叛逃的自由罷了。」少女 A 愣了一下，還沒來得及反應，他已經騎上機車揚長而去。接下來的一個禮拜她先是感到煩躁，隨之而來的是不屑與憤怒。故事到這裡其實已經結束了一半。像是所有左派鬥爭的結局，他過去所有的主張與價值論述，都在失去理智的此刻狠狠反過來揪住他。那些慷慨陳詞都讓他此刻的惱羞成怒變得無比諷刺，曾出現在她夢中無數次的男子已經變成衝動、虛張聲勢又言行不一的假左派。要知道這已經是他們的圈子裡最

嚴重的指控之一。其實事情演變成這樣她一點也不好過，但報復的快感暫時掩蓋了她的失落。荒謬的是，她的數學成績竟開始有了起色。以至於有天她在餐桌上提到她不想再上家教時，母親也沒說甚麼。雖然少女 A 發現那天晚上母親邊洗碗，竟藏不住顫抖的背影。

她不知道母親是怎麼熬過那段時間的，特別在她表露無遺的「善意」中。有時她看著母親雜揉著酸楚與哀怨的神情，都忍不住出一身冷汗。無論如何母親似乎依循著女人在這幾千年的婚家壓迫中，所培養出來的強大生存本能找到了一種婚姻生活裡的新平衡。她變得比以往更加溫柔，甚至開始展現天真浪漫的一面。而父親的表現也沒有讓她失望，自從他們開始頻繁地在假日出遊，父親對腳踏車的熱情就轉移到開發新的景點上。下個月他打算用升上主管後的第一筆年終和母親一起去歐洲，「再度一次蜜月」她無法相信母親竟能如此甜蜜地對她說。當然，她也很認分的留在家裡準備近在咫尺的大考。回想這幾個月來峰迴路轉的劇情，還能要求甚麼呢？

第四章 科技發展與在地衝突

考完學測後，少女 A 有更多的時間可以和那群運動的夥伴混在一起，她現在幾乎一放學就往社辦跑。反而安那其男越來越少在他們的聚會裡出現，偶爾來看電影也不說話，只是窩在那張撿來的舊沙發上喝酒。據說他換了實驗室，正忙著準備論文口試。但少女 A 知道這跟她母親的事脫不了關係。兩個月前她或許會為他的境遇感到忿忿不平，但現在她只覺得可悲。她在陰暗的社辦裡一面準備面試，一面討論拆遷公聽會上的論述攻防與圍廠計畫。其實幾年前就開始有園區擴廠的傳聞了，只是詳細的時間和土地規劃直到今年初消息才流出。據說公文都上到市府了才被爆出來，原住戶只能在年前倉皇組成了自救會，當時還是安那其男找他們一起合作，在市議會抗議才有了這場臨時的公聽會。在他淡出之後，大部分的事情都交給社會三的亮亮學姐負責了。亮亮的風格跟他完全不同，比起行動她更在意培力的角色。雖然這樣的行事風格顯然沒有安那其男那樣讓人傾心的風采，少女 A 卻覺得這讓運動中的團體與個人都有更多反思的機會。或許這是他們根本的不同，少女 A 有時會想。儘管他確實也為了改變這個世界而努力著，她仍不禁懷疑那些熱情、自信與驕傲是否只是他英雄主義式的自慰。

密集開過幾次會後，他們決定在下週一突襲。而這次的目標正是這幾年來快速擴張的漢達光電，少女 A 的父親任職的公司。這感覺十分奇特，她還記得小時候在家庭日總有個大姊姊帶他們參觀漢達大樓，和其他工程師的小孩一起在遊樂室玩耍。沒想到有一天會以這樣的角色再次回到這裡。第一次聽到土地徵收的惡劣事跡，是在安那其男的家教課上。那時他們為了漢達的員工有責任為這件事做

出多少程度的表態，或者說應該以甚麼樣的方式表達自己的立場激烈地辯論。現在回想起來，少女 A 才察覺自己當時的防衛與安那其男言談中對父親表露無遺的不屑。無論裡面帶有多少個人的偏見，他過去的那些論述顯然都值得重新審視。或許此時讀點佛洛伊德對了解他們兩個都派得上用場。至於少女 A，彷彿為了證明自己並不受到尷尬身份的限制，她比以往更加投入。除了受到亮亮的鼓勵之外，脫離考生的身份後學報的人更沒有顧慮地將她納入他們的一員。他們仔細推演這次突襲中各個學生社團扮演的角色、學報與自救會的人力動員以及安排在最前線的「衝組」。第一次參與運動的她，擔任的是後勤組的組長，負責管理物資跟標牌的發放(她都戲稱自己是請客吃飯組的組長)。他們也私下通知了一些長期合作的記者，如果能夠成功得到輿論支持，當然也有長期抗戰的準備。

下班的車潮把工業二路塞得水洩不通。這並不是多難得的景象，但今天的主角卻很不同。經過的駕駛有的放慢速度想聽聽這群年輕人到底拿著大聲公在講些甚麼，有的則搖下車窗對他們大吼大叫——這類人通常對他們的訴求一點興趣都沒有。大部分的時候他們是維持這個世界正常運轉的良民：不插隊、不逃稅、紅燈不右轉。然而當該死的酒駕者、毒蟲、不排隊的人、抗議(而不事生產的)學生出現時，他們就必須擔起善良價值的守護者，民族良知的救星。當然，像亮亮這種資深的「職業學生」對於這樣的場面也已十分熟悉，拿起大聲公就與挑戰者高聲「對話」起來。最後鬧事的都退散，真正有點興趣的人反而開始聚集。就這樣過了兩個小時，圍觀的人群少說也有一兩百人，十幾個警察在舞台後面排成一排待命。

少女 A 幫忙架完場地坐在旁邊的補給站裡，看著舞台上指揮全局的亮亮發呆。那是她希望成為的樣子嗎？她總是拒絕想像自己十年、二十年後的樣子。那讓她想起母親。想起她在咖啡店裡的優雅和婚姻生活中的種種委屈。想起她對母親壞心的報復。她很難描述那樣的心態，或許有某部分的自己也對母親的妥協感到氣憤吧。突然一輛紅色轎車高速衝上舞台旁邊的人行道，幾個警察見狀跑過去大聲喝斥，轎車反而加速衝向側門。她才剛轉頭去看，那輛車已經狠狠地撞上鐵柵門，發出尖銳刺耳的金屬撞擊聲。鐵門應聲倒下。車頭全毀冒出大量的灰煙，慢慢滑行最後停在大樓外的階梯前。群眾放聲尖叫，警察壓低身子按著腰際的槍，緩緩靠近那輛冒著煙的老舊豐田。變形的前門從裡面硬生生被撞開。一個高瘦的年輕人勉強爬了出來，搖搖晃晃前額還滴著血。細心一點的人一眼就能看出他步履的醉態，但顯然在如此緊張的時刻並無人發覺。他將左手高舉，手腕上搶眼的安那其刺青巧妙地從袖口露了出來，像是革命英雄那樣，用悲壯的慢動作大聲喊著革命的口號。警察一擁而上將他制伏，等待已久的衝組當然沒有放過機會，踩過倒下的大鐵門全衝了進去。圍觀的群眾開始推擠，躲在人群裡的便衣緊張地用無線電請求支援，一旁的大叔揪著他大喊「內奸」，幾個人扭打成一團。儘管少女 A 從沒看過這樣的場面，當她看到有人拿起花圃的磚頭砸向漢達大樓宏偉氣派的大

門時，她知道這場運動澈底完蛋了。

結語

科技文化的共生模式：以新科學園區社區發展部為例

少女 A，或者叫她 A 吧，畢竟她也已不再是少女了。這幾年來她有了一些深刻的感觸，不只對於世界運作的方式，更多的是成長與自我的反省。相較於人人都無法逃避的原罪，她開始專注思考一些「格局狹小又避重就輕」的問題(來自還是少女的 A 的原話)。她開始練習公平而真誠地對待身邊的人，並發現這不像她所想的容易。她總是無法逃避三年前的那場運動，更精確地說，那場運動帶給她的價值翻轉，始終沒有讓她重新面對自己和母親微妙的關係。可以肯定的是，她對自己曾經堅信不移的價值，有了更多的反省，或說猶豫。她開始懷疑無產階級革命、環保餐具跟 TOMs 買一送一的鞋子，好像從此再不能擁抱那樣單純的理想與憤怒。這樣的轉變或許可以歸因於成長的副作用。就像她雖然明白安那其男對於父親身為中產階級勝利者的憤怒，她仍對那晚他自私而愚蠢的行為感到難以置信。簡單來說，他欠缺任何一點運動者的內省。那些堂皇的理論只是他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鬥爭工具。她甚至懷疑為了打倒他口中的既得利益壞份子，他可以毫不考慮地成為比他們更糟的大人。當然他有他的說法，但就像前面說的，她也已不再是少女了。

上大學後回家的時間少了，每次回去好像都更能夠感覺到這座城市的改變。曾經引領風騷的新創天才吸光了投資人的錢後消失無蹤，幾家火紅的公司一蹶不振了好一陣子。加上大環境的不景氣，當初決定擴廠的外在條件已不再相同。運動的夥伴在那之後也走上了不同的路。亮亮休學去了紐約朝專業舞者的路邁進，A 一直後悔沒有在她走之前問問她對於安那其男的看法。其他人不是成為被論文壓著跑的研究生，就是去了各種 NGO。當然也有人毅然走進百廢待舉的「體系」。一直以來在他們的圈子裡，進入體系的人最常掛在嘴邊的兩句話就是：「莫忘初衷」與「分進合擊」。這兩句話此刻就高掛在「新科學園區社區發展部」的部長辦公室裡。顯然那張英俊憂鬱的臉孔，配上被警察強力制伏仍大聲呼喊口號的畫面實在讓人印象深刻。第二天他就成為運動最重要的精神領袖，主持自救會與科管會的協商。一個禮拜後他們宣布抗爭結束。為了顯示新科學園區與社區共生共榮的誠意，在科管會下增設了社區發展部，並邀請安那其男擔任部長。記者會上，他幽默又不失禮節的談吐與西裝筆挺的打扮立刻贏得了所有記者的芳心。優秀的表現為他贏得了在母校兼任一門「科技與在地文化發展導論」通識課的機會，當然也立刻成為爆滿加簽的大熱門。

總而言之，他成了這座園區裡最勵志最八卦也最政治正確的話題焦點。儘管 A 並不住在小公園旁邊，每天拉開窗簾都能夠看到那根高拔巨大，象徵著智慧之

樹的鋼製圓錐，以及頂端展翅飛翔的鳳凰。那是部長力邀大學時期藝術圈的好友打造的，誓言進行一場重新定義島內城市美學的社區總體營造。展翅的鳳凰象徵著新科學園區要乘著工業 4.0 的浪潮，將島內的高科技產業帶向前所未見的高峰。

這件作品就叫做「科學精神」。

幹你爸的臭雞雞。